

品鑒人物的一個標準 — 試析《世說新語》中的雅量

劉 向 仁

今本《世說新語》三卷，宋臨川王劉義慶撰，劉孝标注，全書分三十八門，收錄了東漢末至東晉末年名士的言行軼事，總共約一千一百三十餘條，內容豐富，語言清俊，往往藉著片言數句，即鮮明地刻畫出魏晉名士的生活面貌，以及種種社會的真實現狀，或揮塵談玄、或品評人物、有率直任真的性格返照，亦不乏儉嗇競侈的荒淫行徑，其中有真、有假、有善、有惡，這些自然流露，不假掩飾的寫實紀錄，可說是絕佳的歷史素材，為這個動亂不安的時代，留下了栩栩如生的見證。

〈雅量〉，通常指的是一種恢宏不凡的氣度，這是魏晉人物識鑒中相當重要的標準，具有雅量之人，非但可以博得美好的聲名，甚至被認為是足以鎮安朝野的宰輔之材，由於這種現實的意義，雅量在當時自然是備受重視，然而雅量的認定標準何在？外在表現的風度與實際的內心狀況又是如何？針對這些問題，本文欲透過〈雅量〉門中的各條目，試探這個時代的特殊風尚。

《世說新語》中的〈雅量〉門總計有四十三條（註一），雖然各條目中的人物均能表現出不同凡俗的雅量，但各人的原因及目的却不盡相同，約而言之，所謂的雅量，可試分為下列幾類：一不懼死亡二臨危不亂三矯情鎮物四坦率真實五不與人校，今引原文分別剖析於下：

一、不懼死亡

嵇中散臨刑東市，神氣不變，索琴彈之，奏廣陵散。曲終曰：「袁孝尼嘗請學此散，吾靳固未與，廣陵散於今絕矣！」太學生三千人上書以為師，不許，文王亦尋悔焉。（第二條）

嵇康因拒絕與篡權的司馬氏合作而慘遭殺害，臨刑東市，仍舊神氣不變，除了表示對濁世的鄙視之外，更難得的是他面臨生死關頭，亦毫無懼色，這種置死生於度外的氣邁，正是《世說新語》中最推崇的雅量。類似的情形也曾發生在裴楷的身上，不過裴楷的下場却比嵇康幸運多了：

裴叔則被收，神氣無變，舉止自若，求紙筆作書；

書成，救者多，乃得免。後位儀同三司。（第七條）

裴楷被收押後，對於生死未卜的命運，毫不在意，甚至還有閒情逸致「求紙筆作書」，這和嵇康的「索琴彈之」同樣的表現出一種超脫死生的達觀態度，最後一句「後位儀同三司」頗值得注意，魏晉之際，雅量是評鑒人物的標準之一，具有雅量之人，不僅可得到較高的名望，更重要的是還被視為國家的重要人材，例如周顛就曾因為顧和的行爲，而對王丞相說：「卿州吏中，有一令僕才。」（第二十二條）。桓溫也稱簡文帝曰：「朝廷間故復有此賢！」（第二十五條）。又王東亭被稱為「是公輔器也！」（第三十九條）。至於謝安則是「足以鎮安朝野。」（第二十八條）。在這樣的價值觀下，時人汲汲於表現出自己的雅量也是可以想見的。

〈雅量〉門中還有一條夏侯玄的事蹟，不過與《魏志·夏侯玄傳》中的記載頗有出入，本傳云：

玄格量弘濟，臨刑東市，顏色不變，舉動自若。

《莊子·大宗師》云：「不知悅生，不知惡死。」從嵇康、裴楷及夏侯玄的身上，我們似乎看到了這種近乎真人的氣度，歷史上曾有無數的人慘遭相同的命運，但臨刑之際，還能顏色不改，舉動自若的人恐怕就不多了，這也正是雅量的最高境界。

二、臨危不亂

臨危不亂顯示出一種過人的膽識，尤其在一個動盪的時代，不論是文臣或武將，都必須具備這種「泰山崩於前而色不變」的修養氣度，才足以擔當重任，應付詭譎多變的政局。〈雅量〉門中這一部分占了相當大的比例，可說是時代需求的反映。

庾太尉與蘇峻戰，敗，率左右十餘人，乘小船西奔。亂兵相剝掠，亮左右射賊，誤中柂工，應弦而倒。舉船上咸失色分散。亮不動容，徐曰：「此手那

可使箸賊？」眾迺安。（第二十三條）

戰敗之際的庾亮偏偏又誤射了柂工，真可謂是雪上加霜，在這種緊急的狀況，眾人自然是「失色分散」，然而庾亮却毫不動容的自圓其說，此舉不但能使眾人心安，也顯示了他臨危不亂的過人雅量。

宣武與簡文、太宰共載，密令人在輿前後鳴鼓大叫；鹵簿中驚擾，太宰惶怖下輿；顧看簡文，穆然清恬。宣武語人曰：「朝廷間故復有此賢！」（第二十五條）

這整個事件是由桓溫一手主導，武陵王晞在這混亂的場面，表現出「惶怖求下輿」的窘狀，反觀簡文帝則依舊保持「穆然清恬」的神采，兩人形成強烈的對比，就臨危不亂的雅量而言，孰優孰劣自然也就不言而喻了。桓溫稱簡文帝曰：「朝廷間故復有此賢！」固然是具有知人之明，但他何以要設計這個場面呢？根據史傳記載，桓溫早有篡奪帝位的野心，他曾假藉褚太后旨，廢帝奕為東海王，而立丞相會稽王昱為帝，也就是他口中讚美賢能的簡文帝，並希望簡文帝能傳位給他，或許桓溫早已看出簡文帝「雖神識恬暢，而無濟世大略。」（註二），因此先故作讚美，使簡文帝順理成章登上帝位，然後再實行篡奪的野心。

謝太傅盤桓東山，時與孫興公諸人汎海戲。風起浪涌，孫、王諸人色並遽，便唱使還；太傅神情方王，吟嘯不言。舟人以公貌閒意說，猶去不止；既風轉急，浪猛，諸人皆誼動不坐。公徐云：「如此，將無歸！」眾人即承響而回。於是審其量，足以鎮安朝野。（第二十八條）

謝安為東晉名相，出身望族世家，少有重名，四歲時，桓彝見到他，就不免讚嘆道：「此兒風神秀徹，後當不減王東海。」（註三）〈雅量〉門中有關他的事蹟計有六則之多（註四），可謂推崇備至。本則（二十八條）記載無涉軍國大事，僅以清描淡寫的筆法，敘述謝安與友人出遊的經過情形，藉著一樁平凡的事件，閒閒幾筆，如「神情方王」、「吟嘯不言」、「貌閒意說」、「徐云」等，生動地描繪出謝安沉敏鎮靜的超然氣派。

三、矯情鎮物

謝安的雅量固然為人稱道，但有時也難免會強作鎮定以掩飾真情：

謝公與人圍棋，俄而謝玄淮上信至，看書竟，默然無言，徐向局。客問淮上

利害？答曰：「小兒輩大破賊。」意色舉止，不異於常。（第三十五條）

「小兒輩大破賊」是何等大事，一般人聽到這個消息，必定會喜形於色，可是謝安却強自壓抑，置若罔聞，表面上他的舉止與平常無異，實際的情況却未必如此，《晉書·謝安傳》對此事有較為詳盡的描述：

玄等既破堅，有驛書至，安方對客圍碁，看書既竟，便攝放床上，了無喜色，碁如故。客問之，徐答曰：「小兒輩遂已破賊。」既罷，還內，過戶限，心喜甚，不覺屐齒之折。

本傳前半段的記載與《世說新語》大同小異，不過後半段的記載，顯現了謝安內心真實的狀況，就這一點而言，它具有兩項特殊的含意：(一)所謂的雅量，其外在表現與內心狀況未必一致；(二)各條目的記載屬於獨立事件，不能以此片斷遽下定論。今試申述於下：《世說新語》中的雅量通常是指某人的外在表現，因此常用一些形容外在形貌的語句，如：「意至自若」、「神色恬然」、「神色閑暢」、「顏色自若」、「神氣不變」、「神色不變」、「湛然不動」、「神氣無變」、「舉止自若」、「舉止如常」、「顏色不變」、「不為動也」、「夷然不動」、「穆然清恬」、「堅坐不動」、「貌閒意說」、「意色舉止，不異於常」、等，像這些外在舉止，呈現出一種雷震不驚的氣度，然而內心狀況却未必能表裏如一，顧雍的事蹟最足以證明這現象。

豫章太守顧劭，是雍之子，劭在郡卒，雍盛集僚屬自圍碁。外啓信至，而無兒書，雖神色不變，而心了其故；以爪掐掌，血流沾襟。賓客既散，方歎曰：「已無延陵之高，豈可有喪明之責！」於是豁情散哀，顏色自若。」（第一條）

顧雍猜到兒子的死訊，雖然神色不變，可是內心必然是極度悲傷，才会有「以爪掐掌，血流沾襟」的舉動，但是在僚屬賓客的面前，猶強自鎮定，直到「賓客既散」才藉著子夏喪子的故實自我寬慰。顧雍與謝安的例子，雖然是一悲一喜，不過同樣的是，兩人均壓抑內心情感的起伏，依舊保持與平常一般的舉止，尤其當賓客在座時，為了表現這分雅量，不得不矯情鎮物了。

其次就第(二)點而言，《世說新語》中簡短的記載，僅屬單一獨立的事件，並不足以概括其人一生的事蹟，試以王戎為例，這位從小就深具雅量的神童，長大之後亦頗負名望，對於別人的饋贈毫不動心：

王戎爲侍中，南郡太守劉肇遺「箇中箋布」五十端；戎雖不受，厚報其書。
(第六條)

推拒非分之財，固然也算得上是一種雅量，不過若因此而認定王戎心志淡泊，不重視名利，可就事實不相符合了，試看《晉書·王戎傳》的記載：

性好興利，廣收八方園田水碓，周徧天下。積實聚錢，不知紀極，每自執牙等，晝夜算計，恒若不足，而又儉嗇，不自奉養，天下人謂之膏肓之疾。女適裴頠，貸錢數萬，久而未還。女後歸寧，戎色不悅，女遽還直，然後乃歡。從子將婚，戎遺其一單衣，婚訖而責取。家有好李，常出貨之，恐人得種，恒鑽其核，以此護譏於世。」

從這段文字中，我們看到的王戎是一個病入膏肓，可鄙可厭的儉嗇嘴臉，與當年雅量的形象真不可同日而語。

魏晉名士重視雅量，但這種外在的形貌却未必是內心真實的返照，更何況徒具虛名的雅量也不一定能持之久遠，針對這種情形，當時的人也不免會提出質疑，〈雅量〉門中也爲我們提供了線索，反映出這種現象：

庾太尉風儀偉長，不輕舉止，時人皆以爲假。亮有大兒數歲，雅重之質，便自如此，人知是天性。溫太真嘗隱幔怛之，此兒神色恬然，乃徐跪曰：「君候何以爲此？」論者謂不減亮。蘇峻時遇害。或云：「見阿恭，知元規非假。」(第十七條)

庾亮的雅量，時人懷疑可能是故作姿態，這分質疑同時也透露出當時故作雅量的風氣可能十分盛行，例如深具雅量的謝安能作洛下書生詠，由於他有鼻疾，故其音濁，沒想到一些故作風雅的名士也仿效如儀，爲了能發出濁音，甚至以手掩鼻而吟。(註五)。正因爲這種原因，溫太真爲了證實阿恭的雅量，才設計了這個場面，不過，更有趣的是，透過兒子的雅量，還可以判斷父親雅量的真偽，這或許和當時重視門第的風氣有關吧！

四坦率真實

如同前述，雅量的真偽既受人質疑，於是不慕榮利，不隨流俗的真實性情，自然也就會受到時人的稱道，成爲另一種雅量的表現。

郗太尉在京口，遣門生與王丞相書，丞相語郗信：「君往東廂，任意選之。」

」。門生歸，白郗曰：「王家諸郎，亦皆可嘉，聞來覓壻，咸自矜持；唯一郎，在東床上坦腹食，如不聞。」郗公云：「正此好。」訪之，乃是逸少，因嫁女與焉。（第十九條）

郗鑒選女婿，却意外地相中了王羲之，原因何在呢？王家諸郎雖然個個都有不錯的人品，但「咸自矜持」，表現出拘謹的態度，唯有「東床上坦腹食」的王羲之，瀟灑自若，毫不扭捏作態，這分真率，正是他雀屏中選的原因。

過江初，拜官，與飾供饌。羊曼拜丹陽尹，客來早者，並得佳設，日宴漸罄，不復及精，隨客早晚，不問貴賤。羊固拜臨海，竟日皆美供，雖晚至者，亦獲盛饌。時論以固之豐華，不如曼之真率。（第二十條）

晉朝南渡後，拜官時設宴款待上門的賓客已蔚為風潮，羊固的作風，正是這種風氣下的產物，他以精美的食物招待賓客，不管先來後到，皆可享受盛饌，而羊曼在這方面却超脫流俗，僅對先到的賓客「佳設」，至於日暮時分，好菜漸罄，晚至的賓客也就無福享用先前的盛饌了。羊固雖然招待殷勤，禮數周到，但論者却認為羊曼表現出的真率性情更為可取，這情形正反映出時人期望的雅量是建築在真率的基礎之上。

在這一條中，藉著羊固與羊曼不同的表現，以斷定二人優劣的比較方式，是《世說新語》中常見的手法，〈雅量〉門中亦乏其例，除本條外，尚可見十五條：

祖士少好財，阮遙集好屐，並恒自經營，同是一累，而未判其得失。人有詣租，見料視財物；客至，屏當未盡，餘兩小籠著背後，傾身障之，意未能平。或有詣阮，見自吹火蠟屐，因歎曰：「未知一生當著幾量屐？」神色閑暢。於是勝負始分。（第十五條）

又二十六條云：

王劭、王薈共詣宣武，正值收庾希家。薈不自安，逡巡欲去，劭堅坐不動，待收信還，得不定迺出。論者以劭為優。

所謂雅量的高下優劣，通常是將名聲不相上下的兩個人，或在某個相同的場合，或針對某個相同的特質加以比較，以定出勝負。第十五條中的祖約與阮遙，一個好錢財，一個好木屐，針對兩人擁有的嗜好加以比較，祖約的行為偷偷摸摸，藏頭露尾，阮孚則是光明磊落，氣定神閒，從個人嗜好的小事上，時人認為阮孚的雅量遠高於祖約。

二十六條中的王劭、王薈都是丞相王導的兒子，兩人一起去拜訪桓溫，這時桓溫正派人收補庾希家，目擊此一政壇巨變，王薈坐立不安，而王劭卻堅坐不動，同樣的場合却表現出不同的態度，依此判定王劭的雅量優於王薈。另外二十九條，謝安、王坦之在桓溫刻意設宴的途中，「王之恐狀，轉見於色，謝之寬容，愈表於貌；」過去王、謝齊名，因為這一次的盛宴，二人的雅量「始判優劣」。又三十六條，王子猷與王子敬，在一次意外的大火中，由於二人不同的表現，也可以作為判斷雅量高下的標準。

五不與人校

深具雅量的人，對於旁人惡劣的行徑或刻意的羞辱，多採取不予理會及一笑置之的態度，然而就在四兩撥千金的言談笑貌中，更加凸顯了雅俗的分野。

王夷甫嘗屬族人事，經時未行；遇一處飲燕，因語之曰：「近屬尊事，那得不行？」族人大怒，便舉櫟擲其面。夷甫都無言，盥洗畢，牽王丞相臂，與共載去。在車中照鏡語丞相曰：「汝看我眼光，迺出牛背上。」（第八條）

王衍對於族人惡形惡狀地擲其面，非但不予還擊，甚至好整以暇地盥洗一番，然後與王丞相從容得乘車而去。「汝看我眼光，迺出牛背上。」這句話顯示了他不與人計較的風采。

裴遐在周馥所，馥設主人，遐與人圍碁，馥司馬行酒。正戲，不時為飲。司馬恚，因曳遐墜地。遐還坐，舉止如常，顏色不變，復戲如故。王夷甫問遐：「當時何得顏色不異？」答曰：「直是闇當故耳。」（第九條）

裴遐在周馥的寓所與人下圍碁，周馥將他曳到地上，他却仍舊「舉止如常，顏色不變。」照樣下碁，連一旁的王衍都看不過去了，問他「當時怎麼不生氣呢？」裴遐只是輕描淡寫地說道：「他不過是開玩笑罷了。」這種豁然大度，也是一種雅量。

王夷甫與裴景聲志好不同，景聲惡欲取之，卒不能回。乃故詣上，肆言極罵，要王答己，欲以分謗。王不為動色，徐曰：「白眼兒遂作。」（第十一條）

裴、王二大家族盛於魏晉之世，時人甚至以八裴方八王。（註六）。王衍不但有盛才美貌，明悟若神，聲名更是傾動當世，裴邈看在眼裏，頗不是滋味，於是採

取「分謗」的手段，對著王衍肆言極罵，希望王衍也能惡言相向，以達到目的，沒想到王衍却不動聲色，只是徐徐說道：「白眼兒遂作」。表現出不與人計較的雅量，裴邈不但是自討沒趣，反而更助長了衍的聲望。

周仲智飲酒醉，瞋目還面，謂伯仁曰：「君才不如弟，而橫得重名！」須臾，舉蠟燭火擲伯仁。伯仁笑曰：「阿奴火攻，固出下策耳！」（第二十一條）

在這一條中，除了表現周伯仁不與人較的雅量之外，周仲智酒後的真言也值得注意：「君才不如弟，而橫得重名！」也就是說才能與名聲之間未必能劃上等號，從王戎與王衍的生平事蹟看來，雅量與道德之間也沒有必然的關係，或許這種評鑒人物的方式，只是一時的風尚，就像這個動亂的大時代，終究不能行之久遠。

備註

一此據楊勇著《世說新語校箋》，本篇所引原文亦以楊著為準。

二見《晉書》卷九。

三見《晉書》卷七十九〈謝安傳〉

四這六則為二十七、二十八、二十九、三十、三十四、三十五條。

五宋明帝《文章志》曰：「安能作洛下書生詠，而少有鼻疾，語音濁，後名流多數，莫能及，手掩鼻而吟焉。」引見二十九條劉孝標注。

六即徽比王祥，楷比王衍，康比王綏，綽比王澄，瓚比王敦，遐比王導，頽比王戎，邈比王玄。語見《晉書》卷三十五。